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

主编 李宇明 张西平

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

——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

杨慧玲 著

19shiji hanying cidian chuantong

malixun、weisanwei、zhailisi hanying cidian de puxi yanjiu



商务印书馆

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

联合项目

19 世纪汉英词典传统

——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

杨慧玲 著



2012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杨慧玲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9047-6

I. ①1… II. ①杨… III. ①英语—双解词典—词典
编纂法—研究—世界—19世纪 IV. ①H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974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

——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

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

杨慧玲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047-6

2012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2

定价: 40.00 元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

策 划：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

主 编：李宇明 张西平

副 主 编：柳若梅

编委会成员（按音序排列）：

陈国华 冯 蒸 李雪涛 李宇明
柳若梅 内田庆市（日本）
马西尼（意大利） 孟柱亿（韩国）
王建勤 姚小平 张西平 张晓慧
张 博 赵金铭 周洪波

重视汉语国际传播的历史研究^①(代序一)

李 宇 明

进入新世纪最令人激动的事情之一,是汉语带着橄榄枝在世界许多地区快速传播。促进汉语的国际传播,应重视对已有的相关实践进行经验总结,鉴往而明今。与当今汉语国际传播相关的实践有很多方面,主要的有:早年汉学在东西方的传播、华人华侨在海外的语言保持与发展、50 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

一 早年汉学在东西方的传播

汉语至少从先秦就不停向四方蔓延,汉唐为盛,形成了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越南一带、朝鲜半岛、日本等在内的“汉字文化圈”。汉语在亚洲地区传播的特点之一,是周边地区逐渐将汉语汉字民族化。一开始是引进汉文经典,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活动由之发轫。社会上层及知识界在学习汉文经典的同时,也逐渐用汉语文进行写作、转写政府公文等等。进而使用汉字记录本民族语言,为满足记录本民族语言的需求,还改变一些汉字的作用,并造出一些特

① 此文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7 年第 5 期。

殊的汉字,如越南的“字喃”、日本的“国字”等。此后,依照汉字的某种特点设计本民族文字,如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设计出假名,朝鲜仿照汉字的结构方式设计出谚文,且汉字同假名、谚文长期合用。直到今天,日文还夹用 1945 个当用汉字和若干人名用字,韩国也在使用 1800 个左右的汉字。更为重要的是,在日语、朝鲜语(韩语)、越南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语借词,虽然现在越南和朝鲜已经不用汉字。

汉语汉字的逐渐民族化,使得这些国家已经无法离开汉语汉字。日本每年都要举办汉字检定考试,受测人数已过 200 万。日本 800 多万部手机中有 2/3 可传输汉字短信,日本计算机公司生产的汉字字库的字体有 2900 余款,一些小学提倡诵读《论语》。韩国同朝鲜一样也曾经废除汉字,但是现今已理性认识到汉字的重要性,前总统金大中说:“韩国的各种历史古典文章和史料仍以中国汉字书写,如无视汉字,将难以理解我们的古典文化和历史传统。”2005 年 2 月 9 日,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识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汉字和汉字标记,规定将目前完全使用韩国文字的公务文件改为韩汉两种文字并用。^① 在越南,以著名法学家范维义为代表的十多位专家联名上书越南教育部,建议在中小学开设汉语必修课。这一建议是对越南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长期反省的结果。汉语汉字,已经成为这些民族的文化根基,成为其民族语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②

汉语起码在汉代已经传播到中亚,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延伸到西亚和欧洲。但是西洋真正的汉学兴起,却是在马可·波罗之后中国

① 参见《环球时报》2007 年 6 月 7 日第 11 版。

② 见 <http://blog.phoenixtv.com/user3/phoenixok/archives/2007/675825.html>。

文献、传教士关于中国状况及语言的报道源源不断地传之西方。特别是明朝中后期以来的一些传教士和学者,如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瓦罗、马若瑟、雷慕沙、马礼逊、马士曼、艾约瑟、威妥玛、甲柏连孜、卫三畏、比丘林、叶合逊等人,对汉语、汉文献进行了许多研究,为西洋汉学的形成写下了富有特色的一页。西洋汉学同“汉字文化圈”不同,其形成主要是传教和语言文化的学术行为。其中有些人懂汉语,甚至还研究过汉语方言,可谓“中国通”;而有许多人并不会说汉语,甚至连中国都没有到过,他们多是借助文献甚至是译文资料从事汉学研究。不懂或不怎么懂汉语口语而研究汉学,是西洋汉学的一个特色。当今,西洋汉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兼学的人多了起来,但是,历史上的汉学传统在西方多国的汉语学习和中国学的研究中,仍有不小影响。

二 海外华语的保持与发展

近代以来,华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计求发展,甚或到美洲做劳工。他们的足迹到哪里,也就把汉语带到哪里。汉语有官话与方言之分,早年华人带到海外的主要是方言。之后,海外逐渐形成华人社区,不同方言的华人社区之间需要进行沟通,并需要对下一代进行语文教育,这时官话也就传播到海外。国内一次次的语言变革,如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文字改革等等,都会对海外华文教育和海外华人社团的交际发生影响。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落地生根的华人形成了“华族”,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族,鼓励学习华族的共同语——华语,“华语”便演变为海外华族共同

语的称谓。海外华语的标准其实就是中国内地的“普通话”或中国台湾所谓的“国语”。在欧、美、非等洲的唐人街上,由于交际的需要和大陆新移民的影响,那里的语言也逐渐变为普通话或是普通话与方言并用。

据郭熙先生研究,^①“华语”一词最早出现在隋唐时代,其意义与“夷音、夷言”相对,相当于“汉语”。20 世纪末,华语的意义逐渐演变为与汉语方言相对的海外华族的共同语。海外的汉语方言与中国的汉语方言同出一源,但因为要表达当地的事物、会受到所在国语言的影响,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海外华语虽然是以普通话为标准,但是,除了表达当地事物和受到所在国语言的影响之外,还不可避免地受到组成这些华人社区的方言的影响。所以海外华语必然呈现出地域差异,带有些许异域风情。

海外华语及海外汉语方言,是汉语国际传播的先遣队,对周围语言和所在社会也在发生影响。海外五千万华人华侨,都是汉语的国际传播员,他们及其后代的语言保持,应当得到母语国的大力支持。为了调适好海内外汉语的关系,最近几年,学术界不断呼吁建立“大华语”的概念,^②并把这种大概念的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希望各华人社区的华语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趋同存异。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球华语辞典》,体现的就是这种学术精神。也有学者呼吁,简繁汉字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要提倡不同华人社区的相互学习,使用简体字的社区要认识繁体字,使用繁体字的社区要“用繁识简”,一些华人社区也可以“简繁由之”,并在相互

①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增订本)》第九章第三节,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如陆俭明(《汉语教学学刊》第 1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郭熙、汪惠迪、张从兴等先生。

沟通、相互协商和用字实践的基础上,科学解决简繁汉字的分歧问题。

三 50 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活动,可以上溯到先秦。汉代张骞开通西域,远至波斯西域商人、僧侣纷沓东来,其中很多人熟练地掌握了汉语。据《洛阳伽蓝记》载,鲜卑人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其京城洛阳有“四夷馆”,专为“四夷”来服之士所建,其中有许多葱岭^①以西直到大秦(古罗马)的商胡贩客,^②他们中的不少人应当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汉语。隋唐时代,国子监招收了大批留学生,为外国留学生开设汉文课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活动正规化,而且应当有一定的规制与规模。自此以降,这种教学活动或盛或衰,但却延续不绝。

新中国成立后,以清华大学招收东欧 33 名交换生学习汉语为标志,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活动逐渐发展起来。在此后的 50 来年中,形成了被称之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编纂了大量的教材与工具书,培养了大批的专业教师,建立了国家领导机构和专门的学校或院系,成立了多个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办起了多家专门的学术刊物,

① 古代对今帕米尔高原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西部诸山的统称。

② 《洛阳伽蓝记·卷三》:“永桥以南,圃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於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馀家。门巷修整,闾阎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外国留学生,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高度。^①

新中国 50 来年的对外汉语教学,把一种教学活动上升到国家事业的高度,上升到一种学科的高度,积累了在中国教授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经验,为汉语的国际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 继往开来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全面进步和国际空间的扩展,世界各地对汉语学习的要求空前提高,只把外国留学生请入国门学习汉语,显然不能满足世界的要求。2005 年 7 月在中国召开了世界汉语大会,这标志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发生了重大的战略性变化。一方面,会有更多的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另一方面会有更多更多的人在当地学习汉语。也就是说,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不仅要“请进来”,而且更要“走出去”,“对外汉语教学”这一概念已经不能涵盖这种新发展。

两年来的情况已经表明,“走出去”必然带来教学理念、教学管理、教学标准、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重大变化。满足世界汉语学习的需求,是汉语母语国应负的责任、应尽的义务;跟上汉语国际传播形势,主动适应变化,是教师、管理人员等一切与之相关人士的社会使命和学术使命。

跟上形势、适应变化,并不是要抛开历史空手上阵,而是要认真

^① 参见程裕祯主编《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总结已有的经验,使其成为当今事业发展的铺路石。而且前述的三个方面,并非仅仅是可供总结经验的历史对象,而是对当今的汉语国际传播还在发生着影响;利用好这些历史资源,显然是汉语国际传播事业顺利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应当对此做深入研究。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 与研究方法^①(代序二)

张 西 平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②他认为，为了研究汉语史应该注意对汉语的各亲属语言的研究，例如，对汉台语群中的各类语言的研究，对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群的研究。为研究汉语古代语音，还应对日语、朝鲜语、越南语中汉语借词进行研究。但从根本上讲，汉语史首先是和中国史、汉族人的历史密不可分的，因而，汉语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国史为背景、以汉族人的语言认知活动为内容展开的。到目前为止，所有已出版的汉语史研究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点展开的。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但汉语的历史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汉语作为外语研究的历史，或者说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发生，也在世界各地发生，对于汉语这样的历史也应给予研究和重视。本文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

① 本文曾发表于《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1期。

②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

象和研究方法做初步探讨。^①

一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

世界汉语教育史就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历史过程。这一定义已经大略地确定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

把汉语作为目的语进行学习和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鲁健骥先生最早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有史有论,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近 20 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在‘论’的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史’的方面,显得十分不足。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些很零散的记述。因此,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尽快地开展起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②毫无疑问,对外汉语教育史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最主要内容,但并不

^①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兴起的标志是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年版)和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年版)的相继出版。2005 年首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在澳门召开,会议期间在澳门注册成立了“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并在澳门出版了首届会议的论文集《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这标志着这个学科的正式确立。2007 年在日本大阪的关西大学召开了“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第二回会议”,会议主题为“16—19 世纪的西方汉语学习”,并将在澳门注册的“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转移到日本大阪正式注册,选举产生了新的学会领导,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当选为会长,学会决定 2010 年在罗马召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第三届国际研讨会,这些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和成熟。

^② 鲁健骥《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谈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载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编《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华语教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是唯一的内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应该有以下 5 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外汉语教育史。汉语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汉语的对外教育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政策,作为语言教学,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给我们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如董明所说:“闹清中外古人汉语教学的内容、特点及方式、方法,寻求其中有规律的东西,总结其经验教训,继承其优良传统,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便探索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底蕴、符合汉语汉字特点的对外汉语教学之路,搞好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促进学科的发展、建设,使之日臻完善、成熟。”^①这点出了展开对外汉语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只有做好学科的历史研究,才能真正走出完全盲从于西方的二语习得理论,用其裁剪中文作为外语教育的特点,从而完全忽略了汉语汉字特点的研究路向。历史研究会给予我们新的智慧,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有着比西方更为悠久的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中国古代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研究领域。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施光亨的长文《历史上的汉语教学:向着第二语言教学走出的第一步》^②对对外汉语教学史做了一个系统论述,给我们展示了对外汉语教育史的丰富内容。

目前急需对中国古代到当代各个时期的对外汉语教育史展开断代史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重要人物和文本展开深入的个案研究,只有将断代史研究和重要的个案研究做

① 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载李向玉、张西平、赵永新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

好了,我们才能真正写出一部较为完备的对外汉语教育史。近年来学术研究已经开始向这样的方向发展。例如,张宏生编辑的《戈鲲化集》^①就是一个很好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文献整理个案。在澳门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上,鲁健骥先生的《〈践约传〉——19世纪中叶中国人编写的汉语简易读物》、鲁宝元先生的《人在海邦为俊杰,学从中华问渊源:乾隆二十三年琉球王国第四批派遣留学生北京学习生活调查》、刘丽川的《清末的韩、中〈外国教师合同〉比较研究》、张美兰的《掌握汉语的金钥匙:论明清时期国外汉语教材的特点》、施正宇的《汉语教师戈鲲化出使哈佛初探》^②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内容。程裕祯主编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③则对当代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史做了系统的梳理,从而开启了对外汉语教育研究史断代史研究的先河。

第二,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史。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一个汉民族同其他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汉字的传播直接影响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字的形成和发展,^④而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存在着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接受汉语教育的历史事实。戴庆厦、董艳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分别经历了从秦汉到明清,从清末

① 张宏生《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 以上论文参阅李向玉、张西平、赵永新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③ 程裕祯主编《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陆锡兴《汉字传播史》,语文出版社2002年版。

到民国和新中国时期的双语教育。^①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满族入关后的汉语学习,他们留下了一系列的汉语学习的历史文献,这对我们研究汉语教育史都是很珍贵的。从现实来看,目前正在进行的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给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材料。虽然,这不是对外汉语,当仍是将汉语作为目的语的教育,也同样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② 因此,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的历史、学习汉语的历史的研究同样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第三,国外华文教育史。这是指在国外华人后裔的汉语教育的历史。“有水井之处就有华人,有华人之处就有华教。”这说明华文教育历史的久远。华侨的汉语教育一般都是在双语背景下进行的,汉语也是作为目的语来学习的,因此也应作为汉语教育史的研究范围。郑良树先生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③给华文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范例。黄昆章先生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国别华文教育史研究的范例。这方面的研究也亟

① 戴庆厦、董艳《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见中国基础教育网, www.edu.cn/20011205/3012866/shtml。关于双语教育的概念,文中说:“双语教育学科历史沿革的研究。探讨双语教育研究的历史,人们可以从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可以从中发现双语教育发展的规律性。我国一些学者对双语教育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搜集、整理了一批研究资料,并对其进行了分析、评价。如戴庆厦、赵益真《我国双语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丁文楼《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丁石庆《双语类型及我国双语研究综述》、沙马·加甲《发展中的民族语文教学》等论文和著作对这一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

② 木哈白提·哈斯木指出:“对少数民族来说,汉语虽然不是外国语,但它毕竟是一种非母语的外族语,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母语的习惯,同样也会对汉语的学习产生干扰甚至抗拒作用。”(木哈白提·哈斯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引进对外汉语教学成果的必要性 and 可能性》,载吕必松主编《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华语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年版。

④ 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年版。

待展开,需要我们从不同国家的华人历史情况出发,研究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华文教育的重要人物、著作和教材,研究在不同语言背景下展开中文教育的方法和特点。

第四,国别汉语教育史。由中国政府主动派出教师进行汉语教学的历史并不长,但汉语作为目的语学习的历史却很长,凡国外自主进行的汉语教育,并不能归为对外汉语教育。对各国汉语教育的历史、人物、教材和研究著作做系统的研究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和基本的研究内容。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六角恒广的《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①和牛岛德次的《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②就是这种研究的典范;白乐桑的《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③和金基石的《韩国汉语教育史论纲》^④都是较早进行这一研究的论文。在世界汉语教育史首届国际研讨会上,丁超的《罗马尼亚汉语教育的发展》、潘奇南的《二十世纪新越南成立后的汉语教育》、李明的《20 世纪的瑞典汉语教育》、梁志桦的《新西兰的中文教育历史及其教学模式》、董淑慧的《保加利亚汉语教学史概论》等论文都是近年来展开国别汉语教育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做好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历史学的所有研究都是建立在材料和文献的基础上的,这是它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区别。这方面也有可喜的进展,汪维辉教授整理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⑤开启了国内国别汉语教育史文献整理工

①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牛岛德次《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③ 白乐桑《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中国文化研究》1993 年第 2 期。

④ 金基石《韩国汉语教育史论纲》,《东疆学刊》2004 年第 1 期。

⑤ 汪维辉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中华书局 2005 年版。